

中古赋学研究

ZHONGGU FUXUE YANJIU

胡大雷

著

在中国古代，作为语言文字作品的文体，往往是以人们所作所为来确定其最初的命名的，即做什么来确定其最初的命名的，即直接用产生文章的行为动作那个词来命名文体，分开来说，作为文体命名的就是行为动作本身，而文本就是行为动作所发出的言辞。





ZHONGGU FUXUE YANJIU

中古赋学研究

胡大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赋学研究 / 胡大雷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95-0582-1

I. 中… II. 胡…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中古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539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诚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友爱南路 6 号 邮政编码：530012）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24.5 字数：360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200 册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蒋寅

胡大雷教授是国内有数的中古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古诗歌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为学界所瞩目。已出版的《中古文人集团》、《文选诗研究》、《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文心雕龙的批评学》、《宫体诗研究》、《玄言诗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古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中古赋学研究》是他多年潜心研究先秦至六朝辞赋的新成果,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性。它的学术价值,我认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部研究基于作者的深入钻研和独到发现,所有问题都是在原始资料的细心阅读和反复玩味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而微,由小见大,解决了中古辞赋史上一些为人忽略而又包含重要文学史意义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四章的论述中;二、学术视野开阔,具有整体的文学史眼光,能在文学史的多重线索中梳理赋学问题,勾勒出诗、赋两种文体在题材、风格和写作样式上的融合和分流,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古文学史运动的轨迹,这主要体现在第二章的论述中;三、由作品和选本深入探讨中古时期人们对赋的看法,通过选本和史传对具体作品的处理透视当时围绕赋的文体观念,这主要体现在第三章的论述中;四、每个问题都穷追不舍,如剥笋般层层剖析,步步深入,以



极为细致的分析导出结论,文字通畅而义旨精审,读来启人思考。有关中古辞赋研究,已有多部专著问世,作者选择这种以问题为主的专题研究方式,而非面面俱到的概论方式,突出了问题的原创性和自己的发现,避免了时下常见的陈陈相因、了无新义的平庸模式,让人耳目一新。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一股推陈出新的锐气,许多论述都给人以启发。这样的著作在近年的中古文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资料的运用或观点的阐述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重视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相信它的出版会对中古文学和辞赋的研究产生有力的推动。

目 录



序	蒋寅
---------	----

第一章 赋学基本问题	1
------------------	---

“赋”说

——从文体命名、文体释名展开的论述	1
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14
“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缘由探寻	30
“乱曰”：从抒情诉求到诗体探索	37
论汉代对赋的观赏性质的认识	50
论赋的纪实与赋家对赋中事件的参与	56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辨	
——论赋家的基本素质	76
“客主以首引”辨	
——论赋的文体象征	95

第二章 赋的几种题材类型	109
--------------------	-----

田猎文化与汉代田猎赋主旨的变换	109
论魏晋南北朝战争军事赋	123
论两晋隐逸赋的玄言色彩	135

论玄言赋“有意无意之间”的叙写方式	148
赋“鸟兽”类析	
——从借物造端到赋有“形似之目”	162
梁前赋作女性叙写与诗的异向发展	179
梁代“官体赋”的女性描摹	194
第三章 赋与《文选》	210
从文体观念论《文选》赋“序”	210
《文选》录赋与史书录赋异同论	222
《文选》不录齐梁赋辨	233
《文选》所载即《天子游猎赋》	
——论别有《子虚赋》说不能成立	252
“诗缘情”与《文选·文赋》写作年代新证	255
《文选》赋的以类相分	257
第四章 赋与相关文体	270
赋的相关文体	270
连珠体源起于“对问”说	
——论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	282
“以赋为诗”考辨	299
从《文镜秘府论》看赋及相关文体的声律运用	320
附：屈原与屈原赋	336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336
论《离骚》“求女”指寓	353
屈原赋、荀卿赋、宋玉赋异同论	
——南北文化融合与赋的定形	361
引用与参考文献	380
后记	382

第一章 赋学基本问题

“赋”说

——从文体命名、文体释名展开的论述

在论证作为文体的“赋”的命名时，我们先论证古代文体命名的两种方法，这里的论证是暂且搁置古代对作为文体的“赋”的命名的。

一、“做什么”

——古代文体命名的一般性原则

在中国古代，作为语言文字作品的文体，往往是以人们所作所为来确定其最初的命名的，即以做什么来确定其最初的命名，直接用产生文章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分开来说，作为文体命名的就是行为动作本身，而文本就是行为动作所发出的言辞。这是从文体发生的外在动机来考察文体命名，又是从文体发生的使动方面来考察文体命名。

我们以《左传》为例来论证。宋陈骙《文则》论及《左传》的“八体”：

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虑。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以下我们把陈骙例举之文在《左传》中的具体语境列出来：

“命”之“周襄王命晋重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曰……晋侯三辞，从命。”

“命”之“周灵王命齐侯”：襄公十四年：“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

“誓”之“晋赵简子誓伐郑”：哀公二年：“简子誓曰。”

“盟”之“亳城北之盟”：襄公十一年：“乃盟，载书曰。”

“祷”之“晋荀偃祷河”：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穀，而祷曰。”

“祷”之“卫蒯聩战祷于铁”：哀公二年：“卫大子祷曰。”

“谏”之“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郕鼎”：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

“让”之“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颍”：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自注：让，责备。辞，责备。《文选》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书”之“子产与范宣子书”：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

“书”之“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

“对”之“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

“八体”中的“命、誓、盟、祷、谏、让、对”都是行为动作本身，即命令、发誓、结盟、祈祷、劝谏、责让、回答这些行为动作，而这些行为动作本身形成的文字就被命名为“命、誓、盟、祷、谏、让、对”诸文体。“八体”中只有“书”，现在似乎看不出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文体的。

又,《周礼·春官·宗伯》载:

(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谏。

《周礼》说得很明白,这“六辞”的发生都是因为有了如此的行为动作,于是就有了如此行为动作本身形成的言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

二、“怎么做”

——古代文体释名的方法

古代解释文体命名的一种方法,即以功能、行为动作的过程或行为动作的效果来解释文体命名。这是从文体发生的受动方面来考察文体命名,考察文体发生的内在逻辑,即从“怎么做”来考察、解释文体命名。这个“怎么做”的阐释,又有几种情况,或是因为“做什么”表现得不明显,只好用“怎么做”来阐释;很多时候则又是从“做什么”出发来进一步阐明文体的意味。此以《文心雕龙》所论的部分文体为例来谈一谈。

《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文心雕龙·颂赞》:“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就是以“述形容”来实现“美盛德”。“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颺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臚,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赞体,依行为动作的功能当为辅助之文,即“明也,助也”,或总结、或辅助补充,使读者能够明白。

《文心雕龙·祝盟》:“盟者,明也。驛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盟的本义是向神表明了心迹,那么,向人表明心迹称为盟就是顺理成章的。

《文心雕龙·铭箴》:“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筍簏而招谏。成汤

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前面讲“铭”的记载、镂刻之义，即《国语·鲁语下》：“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韦昭注：“刻曰铭。”后面则讲“铭”的效果。“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刘勰把“做什么”与“怎么做”都说到了。

《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累其德行”就是“怎么做”。《礼记·曾子问》：“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县贲父死），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这是以“做什么”来命名文体。《说文》：“诔，谥也。”这才是文体的行为动作，但不合乎声训，故不述。“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埤训增；又，“周穆纪迹”，都是讲碑的“怎么做”。

《文心雕龙·哀吊》：“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哀，即哀悼时讲的话，而这里讲哀从心出，是说哀的行为动作过程。“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这是从“神至”讲吊须人至。

《文心雕龙·杂文》：“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这是说文章以连珠形式构成的。

《文心雕龙·谐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诙谐嘲笑的文章就是要使大家听了都高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这是讲怎么才能写出隐语来。

《文心雕龙·檄移》：“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这是讲檄文就是要把手讲得明白。“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移文就是要改变对方的看法。

《文心雕龙·章表》：“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这是说臣下的进言，既要说得明白，又要有明白的功效。但刘勰接下来谈“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意思是说他遵循着以“怎么做”来探讨“章表”的文体

命名的。

《文心雕龙·奏启》：“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这里的“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与“启乃心，沃朕心”，就是讲奏与启的实际操作是怎么样的。

以上是《文心雕龙》中对某些文体命名的解释，其特点是多以“怎么做”来解释的。

三、“赋”作为文体命名、文体释名的取义

钱锺书曾论经典如《易》、《诗》、《论语》之一名多义的情况。其云：

《论易之三名》：“《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毛诗正义·诗谱序》：“诗之道放于此乎”；《正义》：“然则诗有三训：承业，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①

现在我们来追溯“赋”的一名多义的情况，先从“做什么”而言，看其作为行为动作本身是什么意味。

《诗·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所亲言也。以布政于畿外，天下诸侯莫不发应。”《疏》曰：“仲山甫即

①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论《易》之三名”，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受命为官，乃施行职事，于是出纳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为，纳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于畿外之国。政教明，美所为合度，四方诸侯被其政令，于是皆发举而应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应和也。”《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楚辞·招魂》“同心赋些”王逸注：“赋，诵也。”那么，赋的“做什么”就是宣诵。

由宣诵，我们可知赋的“做什么”又是创作。《左传·隐公元年》：“公人而赋。”杜预注：“赋，赋诗也。”《左传·隐公三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孔颖达注：“此赋谓自作诗也。”《国语·周语上》“瞽赋”韦昭注：“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楚辞·招魂》“同心赋些”，朱熹集注：“赋者，不歌而诵其所撰之词也。”那么，“赋”这一行为动作的意味就是创作。

而从“怎么做”而言，我们来看“赋”作为行为动作的过程或行为动作的效果，又有以下解释：

其一，田地税，泛指赋税。《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孔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又指征收或缴纳赋税，《孟子·滕文公上》：“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从时间上说，这是“赋”的最早的一个义项。“赋”的这个义项似乎与作为文体的赋没有关系，实则意义巨大。首先，《禹贡》对赋这一文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尚书·禹贡》是最早系统全面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专著，首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然后按九州记录其山川、土壤、物产等，并给各州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各州贡赋的高低，每州之末叙述该州输送贡赋的路径以作结。我们再来看宋玉《高唐赋》的叙写，当宋玉称高唐“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称说的就是山川物产，于是楚襄王说“试为寡人赋之”，以下展开赋的对高唐的铺叙。以下再来看一些著名大赋的叙写，大都依方位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等。如《子虚赋》载，齐王让子虚言楚之外泽，子虚对曰：

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第郁，隆崇峯岸。岑岑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垠，雌黄白垠，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

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玕玄厉，硬石碨砢。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蒻菖蒲，茝蒿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陀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薢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湿则生藏蓂葳葭，东蔷雕胡，蓬藕菰芦，菴间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玳瑁鼈鼉。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梗楠豫章，桂椒木兰，檠离朱杨。炉梨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鹄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蝮螭羆豻。

先叙山川、土壤，又以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分叙物产。以后的京都赋，对象是城市，但也有城市地形、宫殿建筑之类的叙写，班固《两都赋》之叙“西都”详于叙“东都”，张衡《二京赋》之叙“西京”详于叙“东京”，因为作者的笔墨重在盛赞后者的礼仪文化。这些赋作中的铺叙除却了给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贡赋的高低这样实用的成分，但在城市地形、宫殿建筑的叙写上亦是有高下之分的。

更有意思的是，左思《三都赋序》，既说自己的赋对汉代赋作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的继承，又明说对《禹贡》的学习继承，其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文选》李善注云：

《虞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定其肥硇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贡

赋之法也。

其次，作为文体的赋，也有“上贡”一途。班固《两都赋序》谈到汉代赋的创作云：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日月献纳”，就有“赋”作为征收或缴纳的遗风或影响。

其二，敷布、铺陈。《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传》曰：“赋，布也。”《笺》云：“显明王之政教，使群臣施布之。”《疏》引《正义》云：“赋与人物是布散之义，故以赋为布也。”大致如此的解释者还有《吕氏春秋·慎大》“赋鹿台之钱”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赋之牺牲”高诱注，等。《楚辞·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赋，铺也。”《周礼·春官·大师》“曰颂”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释名·释典艺》：“敷布其义谓之赋。”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布之称，古诗之流也。”《尔雅·释言》“班，赋也”郭璞注：“赋，谓布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锺嵘《诗品序》：“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萧统《文选序》“二曰赋”张铣注：“布义曰赋。”《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朱熹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等。《广雅·释诂三》“赋，布也”王念孙疏证：“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其实，敷布、铺陈也是“土地所生以供天子”的需要。每一处土地都应征收或缴纳赋税，那当然是敷布、铺陈了。

其三，讽谏。《国语·周语上》载邵公曰：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其中的“箴、赋、诵、谏、传语、尽规、补察、教诲、修之”，都是动词，都是含有讽谏意味的语言行为，即劝诫劝告。《说文》：“讽，诵也。”《荀子·大略》：“少不

讽，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杨倞注：“讽谓就学讽《诗》《书》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讽与诵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周礼·春官·瞽蒙》：“讽诵诗，世奠系。”郑玄注：“讽诵诗，谓阅读之，不依咏也。”《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诵也有讽谏之义，《左传·襄公四年》：“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国语·晋语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与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

从上述所说“赋”的“怎么做”的意味，我们可以说，“敷布、铺陈”之义，对“赋”作为文体来说最为重要，它可以把“赋”的各个义项联系在一起：敷布、铺陈的做法源自作为赋税征收的“赋”，于是，就有敷布、铺陈式的宣诵、创作，这是一种要产生讽谏效果的宣诵、创作。如《荀子·赋篇》，就是铺陈“礼、知、云、蚕、箴”之事，但先不明说。又如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不就是铺陈“风”之事、铺陈“高唐”之事、铺陈“神女”之事、铺陈“登徒子好色”之事吗？亦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等，不就是铺陈“子虚”所说之事、铺陈“上林”之事、铺陈“二世”之事、铺陈“大人”之事、铺陈“美人”之事、铺陈陈皇后在“长门”之事吗？

如果把“做什么”与“怎么做”二者结合起来论证赋的命名的一名多义，赋者，诵也，赋税也，铺陈也，讽谏也。那么，“赋”从做什么来说，即创作；当人们宣诵、敷布并期望实现讽谏时，创作出、产生的文字作品有二，一为诗，二为赋。但是，诗本已早于赋有了自己的文体命名，于是，“敷布、铺陈式的宣诵”就成为赋作为文体的专名。引申言之，就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赋者……体物写志也”。

因此，“赋”就是创作“敷布、铺陈式的宣诵以讽谏”的文辞。再看以下这些文字：《风赋》：“王曰：……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高唐赋》：“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神女赋》：“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因此，“有说无说”就是有无“敷布、铺陈式的宣诵”的东西，这是简化式的表述；而“试为寡人赋之”，就是“试为寡人进

行敷布、铺陈式的宣诵”，那么，创作出来的文辞正文就应该是“赋”。

四、外交的“赋诗言志”奠定了“赋”的对问体

诗歌是外交的工具。《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是说，春秋时候，列国大夫出使聘问是赋诗言志，或用于酬酢，或用为媒介，以办理外交上交涉。《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即说的是这个意思。赋诗，一般不是外交官自己唱诗，而是指定诗篇，命乐工奏乐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个别诗句来暗示自己的意见、要求或态度。

《左传》中就记载了不少外交赋诗的事例。比较典型的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蕃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蔹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晋国韩宣子聘于郑，回去时，郑六卿为他饯行，韩宣子让郑六卿各言其志，以见郑国的意见。子蕃赋《郑风·野有蔓草》，表示与宣子相见很高兴。子产赋《郑风·羔裘》，以原诗称赞人之勇武正直称赞宣子。子大叔赋《郑风·褰裳》，以表现男女爱情表达晋、郑关系，意指晋如亲郑，郑必亲晋，晋如不亲郑，郑即亲近他国。子游赋《郑风·风雨》，取风雨之中与所爱之人相见，很有安慰。子旗赋《郑风·有女同车》，以美好而有风度称赞宣子。子柳赋《郑风·蔹兮》，借诗意表示宣子倡我将和之。宣子赋《周颂·我将》作答，谓晋